

大海碗

董太锋

著

一个小人物与『饭碗』的死磕传奇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<http://www.cflph.com>

大海碗

董太锋

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大海碗 / 董太锋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14.5
ISBN 978-7-5059-8676-3

I. ①大… II. ①董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72632 号

大海碗

作 者: 董太锋

出 版 人: 朱 庆

终 审 人: 奚耀华

责任编辑: 王小陶

封面设计: 对岸书影

复 审 人: 邓友女

责任校对: 李淑梅

责任印制: 周 欣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, 100125

电 话: 010-65389682 (咨询) 65067803 (发行) 65389150 (邮购)

传 真: 010-65933115 (总编室), 010-65033859 (发行部)

网 址: 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E - mail: clap@clapnet.cn wangxt@clapnet.cn

印 刷: 北京京丰印刷厂

装 订: 北京京丰印刷厂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710 × 1000 1/16

字 数: 646 千字 印 张: 31.25

版 次: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59-8676-3

定 价: 48.00 元

| 目 录 |

1 / 第一章	247 / 第十九章
15 / 第二章	263 / 第二十章
33 / 第三章	277 / 第二十一章
49 / 第四章	297 / 第二十二章
63 / 第五章	311 / 第二十三章
79 / 第六章	327 / 第二十四章
91 / 第七章	341 / 第二十五章
105 / 第八章	359 / 第二十六章
115 / 第九章	371 / 第二十七章
131 / 第十章	381 / 第二十八章
145 / 第十一章	397 / 第二十九章
159 / 第十二章	413 / 第三十章
173 / 第十三章	423 / 第三十一章
181 / 第十四章	435 / 第三十二章
193 / 第十五章	451 / 第三十三章
207 / 第十六章	463 / 第三十四章
215 / 第十七章	473 / 第三十五章
231 / 第十八章	485 / 第三十六章

第一章

公元一九五五年出生的那茬人，出了不少名人和大人物，二零一二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、二零一三年履新的国务院总理，都是这一年生的。辛永林也在这一年出生，刚成人就成了“十羊九不全”。他刚跨入青春期的门槛就春心萌动，极想做点什么引起女生们的注意。那一年夏天，全校师生到市郊的一座大水库里学游泳。他偷偷地爬上了高高的水库闸门上，准备表演“高台跳水”。班主任老师一抬头发现了他，大喊让他快下来。这一喊惊动了全校师生，都屏住呼吸仰望空中。这让他义无反顾，绷紧全身肌肉潇洒地做了个造型，一个鱼跃凌空跳下了闸门。他人是跳下来了，红色的游泳裤却被捆旗杆的铁丝钩掉，挂在竹竿上随风摇曳。那当时，初中班刚开生理卫生课。老师讲到男女青春期生理特征时，不但删繁就简，连由于脑垂体分泌失调、导致公鸡变性的挂图都不挂。辛永林在众目睽睽之下赤条条地一跳，如同在空中展开了一幅活体挂图，淋漓尽致地展示了“公鸡”的生理特征。他没脸呆在班级里，又不肯转学，只好凭着优异的学习成绩，一个三级跳跳进了初中毕业班。谁知他一跳又跳过了头，跳进了农村广阔天地，提前上山下乡做了知青。

和辛永林同时代又有着相同经历的诗人食指，在他那首著名的《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》的诗中吟道：“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/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……”而辛永林却感觉自己是隔着母亲的肚皮，被人一脚踹出母亲的子宫流了产。诗人接着又吟道：“这时，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/风筝的线绳就在妈妈手中/线绳绷得太紧了就要扯断了……”辛永林在那难忘的蹉跎岁月里，亲人的思念和他回城的渴望，就是一根总也扯不断的脐带，一直都在紧紧地抻着。那一年秋天，他和女同学常丽坐在窝棚里面看萝卜，绞尽了脑汁，也琢磨不出早日回城的良策。河对岸是一座砖场，搬砖的工人从早

到晚蚂蚁般忙碌碌。这情景激发了他们的灵感，随口说出一句口是心非的顺口溜：

“愿做革命一块砖，东西南北任党搬”。让他们没想到的是，这竟成了风靡全国的豪言壮语，激励了无数的热血青年，最终都成了废弃在历史废墟下的碎砖烂瓦。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，他们本应该踏着这十四块砖头提前回城，却被别人剽窃做了回城的天梯。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，他们为了实践这条豪言壮语，连累全体知青搬进了盐碱地“咸菜缸”，徒劳无益地改良了好几年土壤。小草年年开花结籽，杨花柳絮岁岁遮天蔽日，他们回不了城安置不了工作，就不能谈婚论嫁。常丽做过生产队的饲养员，和老母猪结成了闺蜜。她陪着发情的闺蜜，理直气壮地去和如意郎君幽会，看它们当着她的面，光明正大地交媾。她为分娩的闺蜜接生，伺候月子。闺蜜用自己的乳汁，哺育着一窝窝儿女茁壮成长，做天下最卑微也最满足的母亲。常丽经常感叹，自己活得还不如一头老母猪。辛永林在生产队放过牲口，和大毛腿驴结为挚友。每到春天，挚友吃饱了青草喝足了泉水，精力旺盛得不行，就在草地上和骡驴自由交配。辛永林既艳羡又愤愤不平，他妈活得还不如一头牲口！有一次，挚友接连战败了几个情敌，高高在上地履行义务。他嫉妒得无法忍受，一鞭子把挚友从骡驴身上抽了下来。猝不及防的挚友不但甩了他一脸污秽，还一蹄子进得他仰面朝天。

那一年回城后的第二天，辛永林就随着一群群灰头土脸的知青，去“知青办”办理登记手续。他们就像祸害完乡下的庄稼又溜进城里的田鼠，对什么都好奇，见什么都害怕，对任何人都感恩。被安置了工作、走出“知青办”的“田鼠”们，摇身一变成了直立行走的土狗，就和叼着骨头一样夹紧了档案袋，美得抓耳挠腮，趑趄着连路都走不稳。辛永林在家里一等就是半个月，一直没接到去单位报到的通知。他去“知青办”询问，那位姓考的主任一眼认出了他，热情地说：“我知道你叫辛永林，我先考一考你，在你上山下乡的农村生产队，哪一种农活最差？”辛永林以为考主任不姓考，而是分管对回城知青进行口头考试的主任，后悔没好好进行应考准备。巴穷生产队最累的活，一是拉锯，二是和黄泥，三是走沙窝子，四是脱大坯。流传的《集体十种人》当中最后一种人干的活，应该是最差的。他立刻声音朗朗地抢答：“十种人，挑大粪，挑多挑少没人问！”考主任听了哈哈大笑，又让他把前九种人一字一句地念给他听，认真地记在小本子上。

一等人，当书记，人人往家送东西。

二等人，当支委，老婆孩子跟着美。

三等人，当财会，大钱小钱花不败。

四等人，保管员，五谷杂粮吃个全。

五等人，小队长，喝了这场有那场。

六等人，是车豁，拿着马料换酒喝。

七等人，饲养员，家禽家畜肥个悬。

八等人，酸教员，每月五块零花钱。

九等人，众社员，一年四季不得闲。

十等人，挑大粪，挑多挑少没人问。

辛永林一想不对劲，以为被考主任确定了工作性质，急了：“主任，您是不是想把我安置到清洁队里掏大粪？”考主任连连摇头，说：“我看过你的档案，你不但字写得，还是个难得的人才。我正为你联系一个事业单位，以工代干。你先回家耐心地等着，再好好练一练钢笔字。”辛永林的最高理想是当一名商店售货员，到事业单位当干部，他想都没敢想。“事业单位”和“以工代干”，就成了他脚下踩着的两只气球，走路软乎乎轻飘飘。他在家又练了半个月钢笔字，仍没接到考主任的通知。他又去“知青办”询问，见考主任正在仔细地剥烤地瓜皮，津津有味地吃烤地瓜。考主任没了上次的热情，也不考他农村的俚语和趣事，而是不耐烦地说：“我上午才跟你说得好好的，让你回家好好练习钢笔字，你下午又来了！”辛永林苦笑着说：“考主任，那是半个月之前的事了。和我一起登记的知青都去单位报到了，就我一个人没接到通知。”考主任打着饱嗝说：“八年你都能等，半个月就不能等了吗？你的工作对字的要求高，得把钢笔字练好了才能胜任。”辛永林一着急，话中就带出了广阔天地里的驴粪味儿：“青草发芽驴放屁，这不是望山跑死驴吗？”考主任没下过乡，对农村的风土人情极感兴趣，连忙把这两句话记在小本子上，然后问：“你再说具体点儿，这两句驴话还代表什么意思？”辛永林趁机发牢骚：“我们这些回城知青，就盼望有个好工作，就像吃了一冬天干草的毛驴，终于盼到了青草发芽的春天。您为我联系的工作再好，我也不能练一辈子钢笔字不去报到。我就和这山望着那山好的毛驴一样，累死了也没吃到一口青草。”考主任把吃剩下的地瓜皮收拢成一堆，认真地说：“我没通知你，就说明还没安置到你。安置得越晚，你的工作可能会更好。你越着急，也许就越安置不上。你要沉得住气才行，还是回家练习钢笔字。”看他磨磨蹭蹭还不走，考主任从报夹子上扯下张报纸，包了那堆烤地瓜皮推给他：“你出去的时候，顺便把这包烤地瓜皮捎走。”辛永林走出“知青办”，忘记把地瓜皮扔进垃圾箱，而是带回了家。出门前，妈妈让他买块猪头肉，也被他忘得一干二净。见儿子拿回一包东西，妈妈以为是猪头肉，就随手接过来，对下班刚回来的丈夫说：“你先别进屋，出去买二斤黄瓜。”只有在这种时候，妈妈才能对爸爸颐指气使。爸爸最愿意完成的家庭作业题，就是半斤猪头肉加上二斤黄瓜，保证等于二两半白干酒。市场都关门下班了，爸爸走了一圈也没买到黄瓜。这难不住他，他豁上脸，在一家熟悉的饭店里要了几根黄瓜。妈妈准备切猪头肉，打开报纸一看，竟是一包烤地瓜皮！但是，这丝毫不影响爸爸的酒兴，还没等妈妈端上下酒小菜，他就将那堆烤地瓜皮，已经把酒喝完了。

那当时，谁能写一笔好字，就相当于现在的本科生；还会写美术字，就相当于现在的研究生；再会画宣传画、能搞新闻报道，就相当于现在的博士后。市民政局人事处一直缺个誊写员，考主任的女处长上司特地嘱咐他，务必为她物色一位写字好的男知青。辛永林登记表格的那一天，考主任一眼就发现他的字写得又快又好，当即就把他的档案用了出来。办公室里早已被档案堆满，他只好把这份特殊档案塞到了卷柜底下。小贩子们全都知道考主任酷爱吃烤地瓜，在“知青办”门前摆了好几个烤地瓜摊。考主任吃完哪个知青送来的烤地瓜，就优先通知哪个知青去单位报到。那天，考主任不是让辛永林捎烤地瓜皮，而是暗示他赶紧去买烤地瓜。只要辛永林给他买只烤地瓜回来，他二话不说，马上就让他去民政局报到。

看誊写员一直没到位，女处长着急了，一天打几次电话催问“知青办”。她还半真半假地对考主任说：“誊写员要是今天不到位，我就把你调回处里誊写材料。”在人事调整上，女处长都把真话当成笑话说。考主任赶紧汇报：“处长，我刚物色到一个人选，不但字写得好，而且字写得非常好！我再搞下政审，如果政治上没有问题，马上通知他去处里报到。”

4 考主任刚要通知辛永林，辛永林就进来了。看他仍空着手，考主任不得不提示他，说：“我最大的遗憾，就是没捞着上山下乡。有样东西我百吃不厌，打一农产品，你猜猜是什么？”辛永林猜了半天，说：“肯定是小鸡炖蘑菇，再就是大葱蘸大酱。”对于这种一毛不拔的铁公鸡，考主任也只得妥协。他在心里骂了句，伏下身子，伸手去掏卷柜下面的档案。不知什么时候，老鼠把地板咬了个大窟窿！他把整条胳膊都伸了进去，只掏出了一堆絮状物。他从照片上残存的半边脸，确认这正是辛永林的档案。他头一次遇到这种事情，一时间手足无措。他一看辛永林情绪稳定，就放了心。他腾出一只字纸篓子装了这堆纸屑，对辛永林说：“这种事情经常发生，丝毫不影响你的工作和前途。你拿回家用糨糊粘好后，快点送给我。然后，你就去市民政局人事处报到。”辛永林哭笑不得地端了字纸篓子，转身走了出去。

回到家里，辛永林把纸屑摊在地板上，拣出里面的老鼠屎。纸屑被鼠尿濡染得污渍斑斑，只能辨认出“辛”和“永”两个字。而“林”字，都被从中间撕开。不管他怎样拼接，都无法复原成完整的“辛永林”，全是未曾相识的“辛永木”。他一天两夜不睡，用完了两大瓶糨糊和一张大白纸，终于把一篓子纸屑拼贴成页。如果说这几层东西是档案，恐怕没人敢相信。假如说这是用白纸糊成的纸盒子，任何人都不会怀疑。纸盒子里面装的“纸张”，一张比一张糊涂。与其说是纸张，还不如说是杂面煎饼。糨糊里面的化学成分，又把仅存的汉字偏旁部首，全分解成了无法辨认的天书。即使把当时著名的大文豪请来，也无法考证一二。

辛永林忐忑不安地来到“知青办”，怀着万分侥幸的心情，双手把纸盒子交给了考主任。考主任以为是一盒地瓜面煎饼，连连点头咽了口口水，欣慰地说：“你到底明白

事了，仍为时不晚。”他打开纸盒子取出一张“煎饼”，撕下一块就放进嘴里咀嚼。辛永林赶忙提醒他，说这是粘贴好的档案。考主任连忙把嘴里的东西吐出来，战战兢兢地开具了一份证明，签完字盖了章。然后，他就让辛永林携带“档案”，马上去市民政局人事处报到。

在市人事处办公室，辛永林向威严的女处长出具了证明，恭恭敬敬地递上了“档案”。顿时，办公楼里笑翻了天。正在楼下维修水管子的师傅们，以为楼上的水管子也爆裂了，提着板子跑了上来。女处长由简笔画笑成了一幅油画，抓起电话把考主任痛骂了一顿。辛永林看“档案”被女处长扣留，就往回索要。女处长让他回去找考主任，就把他打发走了。

辛永林空着手回到“知青办”时，发现大门已经关门上锁，考主任提前下班了。

第二天，辛永林早早去堵考主任，发现“知青办”换人了。在参差不齐的档案堆里，又露出一颗上窄下宽的圆台状大脑袋。新主任叫程拓，绰号叫“秤砣”。他不苟言笑地板着脸，一副铁面无私的风范。这让他看到希望，以为新主任一定会主持公正。谁知无论他怎样申诉、通融，“秤砣”连半颗星位也不肯往里挪动，还说孩子哭了就得抱给娘，新人决不理旧账。辛永林不知道考主任去了何处，也没脸回家，就茫然地在大街上逗留了一天。就在他无所适从之时，遇见了知青同学“黑匣子”。“黑匣子”知道了他的情况之后，不以为然地说：“我以为是多大事呢！别说这不是你的责任，就是没有档案，只要能放下架子，再豁上脸撒泼打滚放赖，也能赖个城市户口。”回城后，“黑匣子”被安置在锁厂。他不愿意上班，谎称搬料时砸伤了腿，申请办理工伤。厂医进行了诊断，结论是没伤。厂长见他无理取闹，要把他退回到“知青办”。

“黑匣子”立刻回家，把行李搬到了厂长办公室。厂长在这边办公，他就脱得一丝不挂，在那边蒙了被子呼呼大睡。厂长不但没赶他走，还让食堂顿顿给他做大鱼大肉，对他进行羞辱。“黑匣子”不但不脸红，还大快朵颐。每当餐餐完，他就喝番泻叶使用开塞露，造成大、小便失禁，把厂长办公室糟蹋得如同臭气熏天的大粪坑。厂长苦不堪言，连办公室都不敢进，在第一时间里，无条件地为他办理了工伤手续。

辛永林想不出别的办法，只好硬着头皮去“知青办”放赖。他一不铺行李睡觉，二不喝番泻叶使用开塞露。“秤砣”每天上下班，他也随着他上下班。看“秤砣”并没赶他走，他就厚着脸皮，也把自己当成了“知青办”的一员。他每天早来晚走，扫地、擦桌子、打水，为“秤砣”点烟倒茶，像对待活祖宗一样伺候他。看“秤砣”忙不过来，他就帮他接听电话。他还发挥自己的文字特长，承担起了所有文秘工作。“秤砣”越来越欣赏他信任他，遇到棘手的事情，就交给他处理。许多知青羡慕辛永林，说他“天生我材必有用”，竟被安置到了安置知青的“知青办”。

有辛永林做左膀右臂，“秤砣”当上了甩手掌柜。他养得更胖了，肥硕的脑围扩大了一圈，仿佛要承担称量宇宙的重任。“秤砣”见辛永林有求于他，脾气就越来越

大，动辄就把辛永林训斥、痛骂个狗血喷头。有一天，辛永林和“秤砣”等工作人员正在吃午饭。几个性格暴躁的回城知青闯进来，因为工作安排不公等问题，找“秤砣”闹事。“秤砣”为了震慑几个高草刺头，竟把装了半盆菜汤的盆子端起来，装作失手，一下子扣在了辛永林的头上。几个外强中干的胆小鬼见状，吓得屁滚尿流地逃了出去。辛永林不但不感到委屈，反而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，以为“秤砣”是以这种方式，正式承认和接纳了自己。日子又一天天过去，“秤砣”只字不提恢复他档案的事情。那天，不苟言笑的“秤砣”接了个女知青电话，脸上像化开的铁水一样荡起了笑纹。他的心情非常不错，还摇晃着一颗大脑袋有板有眼地哼起了样板戏。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，他把《沙家浜》里胡传魁的唱段“她将我水缸里面把身藏”，唱成了“我将她水缸里面把身藏”。趁“秤砣”难得高兴一回，辛永林小心翼翼地问：“主任，是不是该恢复我的档案了？”谁知“秤砣”将脸上的笑容一收，似掉了一地铁渣，决绝地说：“不行。”辛永林也豁出去了，直截了当地说：“主任，我在你这儿干了这么长时间，总不能让我白干吧？”“秤砣”没心没肺地说：“我又没八抬大轿请你来，是你自己愿意。”辛永林只好摊牌：“主任，你交给我个底，到底能不能恢复我的档案？”“秤砣”变成了铁门栓，说：“没门。”辛永林的一颗心，也随秤砣一起沉到了河底。他这才知道，即使他变成赤兔马，天天让“秤砣”骑着上下班也没用，猝死在他面前仍没用，把嘴磨成兔唇就更没用。他发动全家四处联络知情人，为他提供各个时期的证明材料。他又再来亲朋好友等几十口人，为他作证明人。光是这些人按手印，就用去了半盒印泥。

“秤砣”确实是铁石心肠，既没有责任心和同情心，更没有良心。他不但让辛永林一次性交清两个多月的伙食费，少交的半两粮票，还扣了他二分钱。更可恨的是，他还向辖区派出所发函，证明辛永林是个制作假档案骗取城市户口的假知青。派出所就以函件为依据，吊销了辛永林的城市户口。一夜之间，辛永林就被自己的母亲城彻底抛弃！此时此刻，即使他身長九尺面如重枣，能把青龙偃月刀使得如同日环食一样，照样是一团游动着的空气。尽管他天天去有关部门申诉，不但没为自己讨回权利，竟被当成了盲流，强行送进了遣送站。在遣送站里，一个蛮横的黑大个子先给他个下马威，二话不说就狠狠地揍了他一顿。他越是不服气越是辩解，黑大个子就揍得越狠。他想还手，根本就不是黑大个子的对手。直到他不吱声不反抗了，黑大个子才收住了拳脚，让他写下详细的现住址。他的现住址本来就属于这座城市，离遣送站还不到两站地。他写下了自己家的地址和门牌号码，黑大个子以为他仍不悔改，两个大耳光打得他转了向，发现屋门开向了北面。他一直以根红苗正为荣，早已把老祖宗的出生地记得烂熟于心。他一时糊涂，写下了籍贯：中原某省某县某公社“辛各庄”。

黑大个子看了一眼墙上的火车时刻表，让他吃过午饭，就带去了火车站。辛永林感到纳闷，问：“你要带我到哪儿去？”黑大个子冷冷地说：“外调。”他一琢磨明白了，搞外调不是寻根，应该到他下乡的巴穷村才对。他一横心，就准备逃跑。黑大个子

早有防范，紧拽着他不放。他趁剪票时混乱的机会，刚要挣脱黑大个子的手，肋巴骨就被狠狠地捅了一指头。他感到软肋被戳了个大窟窿，“嗖嗖”地往里面灌凉风。他疼得喘不上气，让他跑也跑不了了。上了火车，黑大个子把他紧紧地挤在座位里面，动也动不了。随着一声汽笛长鸣，火车缓缓地离开了站台。火车速度越来越快，载着他离开了这座历经千辛万苦才归来的城市。他身不由己，感到正在被一个黑色的幽灵所劫持。风驰电掣的列车，不知要将他带往何方。

那些日子人们疯传，说国家安全部秘密来人了，要在本市的回城知青中，特招一名中南海保镖。许多不明真相的回城知青，都到“知青办”打探消息。已被安置了工作的知青，有的后悔，有的要求重新安置。还有部分知青，干脆在“知青办”门前排队报名。辛永林坐在火车上，偷偷观察身旁冷峻的黑大个子，越看越不像是等闲之辈。他感觉到黑大个子的腰间，似有个硬邦邦的东西，类似“五四”手枪那种真家伙。他回忆自己挨揍时，黑大个子的出拳动作规范而凶狠。尤其是捅他那致命的一指头，除了会点穴，一般人绝没有这样的功夫！他陡然兴奋起来：难道黑大个子就是安全部派来的特工？自己已被国家安全部选中、正在接受一系列的特殊考验？

7

那几天，辛永林的神秘失踪，在全市传得沸沸扬扬。人们都说一个武功超群的回城知青，被特招到中南海当保镖去了！有人说他能从树尖上奔跑，从一棵树上再蹦到另一棵树上，眨眼间就跑出去十几里地。据说他在上山下乡时，经常在深更半夜里回城，拿了罐猪大油炸成的大酱，赶在天亮前再跑回去。据说在他住过的知青点门前大树下，被脚踩得和磨道一样坚硬，是他练功留下的痕迹。生产队文化室的山墙表面，也有一道凹痕，是他练习飞檐走壁所至。他的功夫虽然不能和孙悟空相比，绝对和以后的武打大片中的大侠有一比。

辛永林几天几夜没回家，全家人不但不着急，就怕他不合格被退回来。一有人小声打听他的情况，全家人就讳莫如深地摇头摆手，做出守口如瓶、为国家保守机密的样子。

辛永林被黑大个子押着，稀里糊涂地坐了几天几夜火车，下了火车又换乘汽车，下了汽车又走了十几里山路，终于来到了陌生的“辛各庄”。辛永林这才知道，怪不得填写“籍贯”时，都要把一长串的地名填到格子外面，距离果真如此遥远。村边一个拣粪老人，把他们领到了生产小队长家。小队长的老婆一见两个陌生人进院，就赶紧往鸡窝里面哄鸡，仿佛来了两只黄鼠狼。那个姓辛的小个子小队长，耷拉着布帘般的大眼皮，上面还患着麦粒肿。他努力将眼睛睁开道缝隙，露出猩红的一双眼睛，满腹狐疑地审视着他们。当黑大个子说明来意，小队长一个劲儿地摇头，一双大眼皮也随着摇曳，连说：“不中不中！你们弄错了！我们村根本就没有他这个人！”黑大个子刚说出辛永林的名字，小队长就跳了起来，赶他们快走。在他们辛各庄，只有老祖宗辈的名字，中间

才是永字。辛各庄家家户户供奉的宗谱上，最高的老祖宗就叫辛勇霖，只是音同字不同。和辛永林上山下乡的巴穷村一样，辛各庄的知青也是好不容易才走干净，消停日子刚过没几天，天上又掉下来个活祖宗！小队长喊老婆进来，热了点剩饭让他们吃了，然后就下了逐客令。黑大个子又把他押了回来，一路上虽然没打他，一直都不给他好脸色看。

下了火车，辛永林没脸回家。他没地方可去，就和黑大个子商量，先在遣送站里住几天。黑大个子没说话，一脚把他踹了个趔趄倒在了门外。他无处可去，只好硬着头皮回到家里。

那些日子，辛永林就像被拧在瓶子里的小飞虫，到处申诉就到处碰壁。推来推去，哪个部门都不管他。直到他自己也不管自己了，就开始破罐子破摔。他被安全部特招当保镖的谣言，也早已不攻自破。但是，父亲和母亲就和对待伟大的理想一样，仍坚信不疑。他们固执地认为，“知青办”不给儿子安置工作，说明儿子已经被秘密安置在了国家安全部门。市里吊销了儿子的档案和户口，说明国家已经为儿子重新建立了档案，把户口迁到了京城。他们勉励儿子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和坎坷，一定要咬紧牙关挺过去，要经得起国家对咱的考验。父亲最担忧的，是儿子不会武功，肯定要影响日后的工作和前程。他还不知天高地厚，自任儿子的武术教练，教儿子压腿、踢腿、冲拳、侧踹。辛永林无奈地对父亲说：“您教我学武术，不是泄露了国家机密吗？”这把父亲惊出了一身冷汗，就吩咐老伴，一定要搞好伙食，把儿子的体格养得棒棒的，然后再交给国家。

辛永林没有了落脚之地，也没有喘息的空间，一肚子话更是没人说。他最想见到的人，就是常丽。哪怕她用同情的目光看他一眼，都是莫大的安慰。一想到自己没了档案和户口，就打消了见她的念头。如果她不肯接受现实，两人结婚的愿望就变成了无望。此时此刻，盐碱地上的“死人滩”又延伸到了脚下。他的心也变成了“咸菜缸”。

回城前的那天，坐落在“死人滩”上的“咸菜缸知青点”里，知青们大块吃猪肉，大碗喝白酒，尽情地歌唱。尤其是女知青们，都醉成了活死人。那天半夜三更，女宿舍的门被人打开了，一个人影悄无声息地溜了进来。常丽睡在门口，感觉那人轻轻地掀开她的被角，把手伸进被窝里。她醒不过来也动不了，只感到那人的气息是那样熟悉。那只手先解开她的内衣，在她胸前抚弄着捏掐着。她的敏感处又麻又痒，就像园子里没熟透的果子，被贼人生生地拧了下来。那手又往里面伸了一大截，褪下她的内裤，在她隐秘处探索着，用指头按揉着。她能感到，那人用的是中指。那根中指的動作，她也那样熟悉。随着一下尖利的刺痛，中指刺破了门户，慢慢地深入、延长，仿佛穿透了她的五脏六腑，又从嗓子眼里钻了出来。完事后，那人替她提上了内裤，掖好了被子，又轮到下一个女知青遭殃了。那人直到猥亵完所有的女知青，这才蹑手蹑脚地走了出去。姐妹们猛地醒了过来，七嘴八舌地诉说着刚刚经历的噩梦。没想到，大家的噩梦竟是如此相同！大家发现自己的内衣全被解开过，内裤也被褪下过，这才知道不是梦，而是屋子

里进来了坏人。大家都不避讳隐私，点灯相互查看。有的乳头红肿，有的下身出血。没有一个姐妹，能被那只罪恶的手和中指所幸免。大家边哭边诅咒，让那个恶棍不得好死！常丽感到浑身七扭八歪，仿佛被大卸八块。那些怕人的部件，似都被那人用老虎钳子拆卸过，又不分正反倒正地安错了位置。

为了顺利回城，也为了以后的生活，女知青们甘吃哑巴亏，发誓要终生守口如瓶。

回城后，常丽上午到“知青办”登记，下午就接到了通知，被安置在一家大医院里做护理员。别看护士高她一等，但是整天配药扎针，值夜班，还要应付数不清的考试。保洁员只低她一等，干的是擦地、倒痰盂等粗活。只有在护士和保洁员忙不过来时，常丽才去打个下手。如果把护士比做人穿的外衣，保洁员就是内衣，常丽的护理员工作，就是里外不受气的衬衣衬裤。这是一所国家级的大医院，条件好，待遇优厚，每天还有两角钱的保健费。

当护理员没几天，常丽就被调去开电梯。她开的是全市唯一的一部电梯，就和驾驶全市唯一的一辆轿车一样，让她倍感荣幸。国内外的专家学者、上级领导、书记和院长、医生和护士、患者和患者家属，每天都要乘坐电梯，都认识她。常丽相貌端庄，身材适中，除了一脸黑皮肤之外，挑不出任何毛病。再说，那当时的黑皮肤还能表明健康可靠，经受过锻炼，况且早晚能变白。常丽天生就有好人缘，服务细致周到，见人不笑不开口，不先问好不说话。她浑身的优点和长处，比故宫大门上的九九八十一颗铜钉还突出。人们就像关心国家大事一样，都在关心她的终身大事。小小的电梯间，就成了她的专门婚姻介绍所。不管介绍人地位有多高，男方多优秀，她都不为所动。她十分珍重和辛永林之间的感情，只等他安置了工作，就马上登记结婚。

“黑匣子”办理完工伤手续，每天赤脚蹬三轮车拉货。他脚上一裂口子，就到医院找常丽要橡皮膏。那天，他拿了橡皮膏临走前，对常丽神秘地说：“我早就想告诉你一个惊天秘密，不过现在还不能说，只有等到我临终之前，才能公开。”“黑匣子”喜欢恶作剧，他说的所谓秘密，不是“人总是要死的”、就是“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”那一套。常丽开玩笑说：“人总是要死的，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，不用公开了，等你临终时一起带走吧。”“黑匣子”极其认真地说：“我一说你就知道，咱们回城的头天晚上喝完酒，你们女宿舍，没出点什么事吗？”那场噩梦早已变成了吸血蚂蟥，已经在常丽的记忆里休眠。“黑匣子”那暧昧的眼神，让她想起了那根穿透她身体的中指，也激活了蚂蟥。那蚂蟥又钻进心里，吸得她心疼。

“黑匣子”会写花鸟字，向她要水彩和画笔，要给她写一副字画。电梯间里不能画画，“黑匣子”就用油笔在一张处方笺上，龙飞凤舞地写了三个鸟字。那三个鸟字东倒西歪地站不稳，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好鸟。一只鸟引颈长鸣，一只鸟曲颈梳理羽毛，一只鸟把喙插进翅膀里面睡觉。常丽的眼睛顺着峰回路转的笔画，就像走进曲里拐弯的迷宫，就是刘伯温转世，也别想推绎出端倪。“黑匣子”腿上的残疾是假的，但是三只

鸟字腿上的残疾，却是货真价实的。终于，常丽在鸟腿上发现了奥秘。那三只残疾鸟腿，就是三个大写字母“XYL”。她熟悉这三个字母，就像韵母熟悉声母，放在一起拼读，就是“辛永林”！常丽刚要问个究竟，发现“黑匣子”已经离开了。但是，仅凭这三个鸟字和三个字母，也不能确定那天拂晓发生的事情，就是辛永林所为。她又一次解读那三只鸟，顺着那根罪恶指头的脉络，似触摸到了它的身体。在知青点，每当她给辛永林倒水，他就用中指敲击桌面，对她表达谢意。他还经常为她表演“一指禅”，还吹牛说，再练一练就能透砖！说透砖有点悬乎，但是钻透女人的童贞，肯定绰绰有余。她又一体会，按揉和敲击，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感觉。仅凭这根指头，也不能确定那就是辛永林的手。况且“黑匣子”的话，从来就不可信。即使他真的到了临终时刻，他所披露的，也不一定是事情真相。但是这三个鸟字，一下子拉开了她和辛永林之间的距离。这三只坏鸟还飞进了“咸菜缸”，衔来了那天晚上的夜幕，给她和辛永林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。

10 知青们回城后，就像一块块土坷垃被打碎，散多聚少。转眼间，常丽和辛永林有一个多月没见面了。这些日子，她也听到了许多传言。有人说辛永林交了好运，被秘密调往中南海当保镖。有人说辛永林撞了桃花运，被几个寡妇劫持做了人种，白天黑夜不让他睡觉，人虚得快爬不起来了。还有人说，辛永林被派往海南岛培育高粱种，实际上是改良那边的人种。那边的男人都不行，男主内女主外。女人生了孩子，却让男人坐月子；女人下地干活，男人在家里看孩子做饭……对于这些传言，常丽始终半信半疑，后来就付之一笑。她准备在下个星期天去找辛永林，问一问他的工作安置情况。那天她收到一封来信，一看是辛永林寄来的。这让她感到纳闷，他们相隔并不远，他为什么不来找她，而是写信？她打开信一看大吃一惊，原来，辛永林的档案和户口被全部吊销了！难道，发生在辛永林身上一系列诡谲的事情，都和那天晚上的事情有关？“黑匣子”写给她的三个鸟字，也并非空穴来风？

见常丽没回信也没来找他，辛永林感到事情不妙，就带了礼物，硬着头皮来到了常家。妈妈正为女儿的婚事着急，见辛永林来了，就像水族馆里进来了濒临灭绝的雄性白鳍豚，赶忙迎进来，热情地说：“快进屋，小丽在家。”然后，就提着水壶去买散啤酒。常丽刚要进屋抹点雪花膏，辛永林就进来了。面容晦暗的辛永林，又让她想起了“咸菜缸”里那个可怕的夜晚。她的目光落在辛永林的那双手上，一颗心又被那根指头刺透。难道就是这双罪恶的手，在那个醉酒之夜，亵渎和强奸了她和所有女知青的童贞？眼前的这个人，还是那个让她无比信赖的辛永林吗？“黑匣子”写给她那乱糟糟的三个鸟字，顿时拉直了笔画，变成三道紧绷绷的防线，将她隔成三个部分：她的身体放在外屋，用来应付辛永林；她的心留在里屋，和他保持距离；她的灵魂穿越时空，去往广阔天地里调查取证。谁知这一分离，她苦心经营了近十年的爱情王国，顿时土崩瓦

解，变成了楼兰古国。而城中的白马王子，就成了大漠中的一具木乃伊。这样也好，就避免了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的悲剧，又发生在自己身上。

辛永林发现常丽回城后，脸上的皮肤不但没变白，反而更黑了。难道在她的心头，仍呼啸着腥咸的碱风、灼烤着焦糊的烈日？他越看，常丽的脸就越像“死人滩”那席卷着一望无际的碱蓬子。他谦卑不安地说：“你收到信了吧？我的户口和档案都被吊销了。但是，我还算是这座城市里的人。现在，我仍在为恢复档案而努力。等我恢复了档案，我就争取做一名商店售货员。你要是能等我，我不管当售货员还是做其他工作，一辈子都会对你好。”

听了辛永林的表白，常丽不再激动。任何时代的女人找男人，都是找饭碗。找只金饭碗，一辈子享受荣华富贵。找只铁饭碗，一辈子衣食无忧。找只泥饭碗，一辈子吃糠咽菜。不幸找了只讨饭碗的女人，就得一辈忍饥挨饿了。上山下乡的这些年，辛永林把青春弄丢了。回城后，他又把档案和户口弄丢了。现在，他又把未来弄丢了，哪里还有什么前程？他如何让她再相信他的话？她这才开始后悔，那么多人为她介绍对象，个个全都优秀，都被她一口回绝了。即使那个在商场里卖咸菜丝、脾气暴躁、说话结巴、一张长长的驴脸上又生了癣的男人，也是国营企业的正式职工，也远远地胜过辛永林。

11

两个人头一次无话可说，让辛永林非常尴尬。他连口水都没喝，起身走了。

也许是辛永林带来了晦气，常丽第二天一上班，就被调离了电梯间，做仓库保管员。从此后，她整天守着冷冰冰的医疗用品和器械，再也没有人关注她的个人问题。她就以自己为圆点，以所处的环境为半径，用渴望做雷达扫描。但是，她连一个男人的影子都捕捉不到。那些没下过乡的男人，不是残疾人和精神病患者，就是无法高攀的唐寅、潘安。凤毛麟角级的男人，都升级为爸爸级和爷爷级。那些被她拒绝过的可心男人，都已成立了家庭。她的情感荧屏上，始终若隐若现着一星光斑，仍是以辛氏命名的那粒岛礁。

没有人不讨厌癌症，但它总是不请自到。癌细胞一旦扩散，不但甩不掉，还得与它们同归于尽。“XYL”三个字母，就变成了常丽情感深处的三个癌病灶，她想方设法也要把它们切除杀灭。那当时，年轻人管谈恋爱叫“泡嫖”，一般都去公园。如果“泡嫖”是浸泡种子，公园就是盛种子的大缸。常丽约辛永林去公园，什么都不浸泡，就为了和他摊牌，正式分手。她把公园里的小亭子当成了化疗室，提出的房子、工作、档案、户口等苛刻条件，就是化疗。但是，不管常丽提出什么条件，辛永林全部无条件地答应，让她的“化疗”一次次失败。也许这就是缘分，缘分就是命中注定，是不可抗拒的。

那当时女孩子的性格和人格的形成，比现在的女孩子还要男性化。她们大的价值观都以政治需要为参照物，小的价值观则以领袖和父亲的品德、兴趣、性格、个人爱好以及职业为楷模。她们要是发现哪位男子身上出现领袖和父亲的影子，就如同现在的靚

女发现了以千万元派送“征婚订单”的富豪。而恪守传统观念的母亲，不管过去还是现在，都很少成为女儿学习和崇拜的榜样。让常丽所钦佩的形象，已经逐步在辛永林的身上消失，让她彻底失望。看常丽故意刁难他，辛永林不再强求，面带笑容地说：“我们到此为止吧，祝你好运，再见。”他对她不但没有半点留恋，还如同卸下了千斤重担，步履铿锵地走出了小亭子。

这一刻，辛永林那刚毅的表情和实打实凿的做派，让常丽一下子看见了领袖那实事求是的作风。他落地有声的脚步，就像爸爸在抡大锤，有力地砸在铁锭上。尤其是他的落魄和沧桑感，太让人心酸和可怜。命运对他如此不公平，他仍在不懈地抗争。要是换上别人，早已经崩溃了。她想起在上山下乡的岁月里，不管在巴穷村还是在“咸菜缸”，辛永林一直都无微不至地呵护她。即使他真的是那个造孽的人，在他人生最低谷的时刻，她也不应该提出分手。一股排山倒海般的力量，将她推出了小亭子。她快步追上辛永林，把他拦住。她温柔地对他说：“只要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没地方管你的事情，你就去找街道，一定能替你想个办法的。”辛永林非常感动，坚定地说：“街道不可能为我恢复档案和户口，我只有继续找知青办，才能彻底解决。”常丽劝他说：“你现在这种情况，找也是白找。我劝你找街道先落下脚，让她们安排个临时工什么的，然后再一点点想办法，恢复你的档案和户口。”辛永林固执地说：“我要是去找街道，就等于承认档案和户口是我伪造的。”常丽说：“你不找街道，同样无法证明你的档案和户口是真的，越拖对你就越不利。”辛永林不着边际地说：“你放心，我保证能当上售货员。”常丽叹了口气，不得不揭他伤疤：“当售货员就不要户口了吗？就不看档案了吗？”辛永林哑口无声，连招呼都没打，低着头猥琐地走了。

常丽对辛永林的怜悯，顿时消失得一干二净。他哪怕温存她一下也好，说句自嘲的话下台阶也好。他就这样不负责任地一走了之，既耽误了自己，也耽误了别人。这样的男人，分手也罢。回城后，常丽的例假总算正常了。自从和倒霉的辛永林上了这次公园，例假又不来了。这回她彻底下了狠心，不管鳄鱼癞蛤蟆乌龟还是“黑匣子”，只要不是辛永林就嫁。

辛永林仍把希望寄托在“知青办”，期盼再来个肯为他承担责任的新主任，让他的档案和户口起死回生。在他的等待中，知青安置工作已经圆满结束，“知青办”的牌子也换成了“老年办”的牌子。除了牺牲、病故、扎根的知青之外，所有回城知青全部安置了工作。绝大部分知青，已经成立了家庭。辛永林的那盒“煎饼”，早就被当成了假档案销毁。能证实他身份的材料，更是荡然无存。他既是游动着的空气，也是一粒浮尘，偶尔冒出水面的一个气泡。他每天在大街上闲逛，把在广阔天地进化成的一张“刚

果脸”，晒得更黑更亮。每当孩子们看见他，就跟在后面大喊“啊哈离尼”，以为他是相声里说的非洲友人。他虽然不是什么“啊哈离尼”，但是没了档案和户口，也成了不是黑人的“黑人”。

看国家安全部一直没来调令，辛父辛母大失所望。当他们知道儿子的档案和户口都被吊销，两位老人再也无法承受打击，双双住进了医院。辛永林再不找街道帮助他落下脚，最先走上绝路的不是他，而是两位老人。他实在无路可走，只剩下“街道”这一条道可走了。他找了半上午，也没找到街道的办公地点。原来，他家旁边的一座姑子庙，就是街道办公室。小庙里的神像和牌位，全都毛发无损。整座庙能在“文革”的浩劫中幸存下来，一直是个谜。小时候，辛永林经常到庙里去玩，和里面的几个尼姑很熟。现在，他对小庙里街道的几位老大妈一个都不认识。确实是庙小神仙大，几个老大妈听完了他的申诉，见他身强力壮，又有求于她们，就支使他干这干那。她们让他推了手推车，去把刚收拾完的垃圾运走。他回来后没等歇口气，她们又带他去给一家五保户打扫卫生。他把所有的活干完，大妈们才和他谈正事。她们所谈的正事，就是七嘴八舌地指责他，说他不长正经精神，能把命丢了，也不能把档案和户口弄丢了；否则他在这个时候出现意外，就得当作无主尸体处理。辛永林不由得一阵后怕，千万不能在眼下死去，否则将死无葬身之地。大妈们看他可怜而朴实，既同情也犯难。她们说，哪怕他是个刑满释放犯、残疾人或者精神病患者，只要有户口，就有存在的依据和帮助的理由，就可享受到政策规定的保障待遇。辛永林彻底绝望了，不由自主地望了一眼房梁。这没逃过大妈们的眼睛，以为他要寻短见上吊，赶紧安慰他，说天无绝人之路，你还年轻，以后的路还长着呢等等。即使我们能力有限，也不会把你推出去不管等等。

为了如何安置辛永林的问题，大妈们在庙里开了整整一下午会，意见产生了严重分歧。头些年，为了解决辖区内四个寡妇的生活问题，街道在胡同里偷办了一座拧绳厂。但是，街道能解决寡妇们的生活需要，却解决不了她们的生理需要。现在，整个社会都遗弃了辛永林，只有胡同里的寡妇们，才有可能接纳他。把辛永林安置在拧绳厂，再合适不过了。但是，几个年轻寡妇十年没接触到男人了，突然塞进去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，肯定要有不测的事情发生。要是个寡妇就好办了，就让他们在胡同里安家，搭伙过日子算了。现在，既不能让四个寡妇共同拥有一个丈夫，也不能同时为辛永林找四个老婆。在落日之前，几个大妈终于达成了共识：辛永林虽然没了档案和户口，仍活在人世间的地球上，上不能进天堂下不能入地狱，更不能把他赶到月亮和火星上去。辛永林仍是我们国家的人，不能逼着他去投敌叛国。辛永林仍是我们这座城市里的人，不能让他重新回到农村，也不能让他去大森林里做盲流。辛永林更是我们街道的人，更不能把他推上绝路！当初，街道为四个寡妇偷办的胡同里拧绳厂，就是在特殊情况下的特事特